

# 人文社會學群熱烈首招

## 新設四碩士學位學程招生 嶄新校園迎接新生入學

◎辜琮瑜（生命教育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在各界關注與冀盼之下，本校人文社會學群碩士學位學程，於2015年2月開始招收首屆學生，許多認同本校辦學理念、願意加入跨領域專業學習的

優秀人才遞交資料報考，已在3月21、22日完成書面資料審查與面試。新建完工的新校區綜合大樓、體育健康大樓（揚生館），也在4月8日校慶日揭牌啟用。

104學年度起，將以全新校園環境，迎接新生加入「培養關懷奉獻，博學雅健人才」的園地。人文社會學群碩士學位學程的創設，是為回應當代社會對心靈

提昇、心靈環保、重視知識、實踐整合以導引生活等時代需求，透過整合思維與跨界學程設計，期待培育出入於理論與現實之社會專業人才及跨領域人才。四個碩士學位學程特色如下：

「生命教育」學程的關懷，涵括對人與自己、他者、社會、環境，乃至與形上關係的深度省思，重視對生命的整體觀照，內化、省思與轉化之能力，培養能安頓自、他身心，具備跨文化多元視野的人才。

「社區社群再造」學程整合社會文化、創意、科技等三大特色，培養下一代社區再造的在地人才，共同參與創新社區發展，以實踐社區幸福與安康。

「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的課程設計理念，包括落實知行合一，重視行動研究及國內外專業實習，學生有機會參與實際場域以獲取經驗。其次，重視專業統整能力，學生不僅理解專業核心概念，並能深入該領域之歷史深度與全球前瞻課題。

「環境與發展」學程著重培養學生從事環境權、環境正義、環境資源利用與保護、社區發展、氣候變遷因應與調適策略思考能力，以及推展實踐之範疇與技術，並透過跨學程的交流學習，達成具有環境哲思、生態理論與宗教、藝術、文化關懷等融合式的學習。

## 從中華佛研所 到法鼓文理學院

◎蔡伯郎（副校長）

法鼓文理學院首屆開始招生了！這是一所成立於2014年8月的嶄新大學院校。雖說是一所新成立的學校，其基底卻是奠載著雄厚穩健的教育傳承與創新的規劃，亦即從聖嚴法師1985年創辦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延續到法鼓佛教學院的佛教教學，以及自1998年來教育部奉准籌設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的籌設規劃。法鼓文理學院正是由此二股分別代表古老傳統的佛教智慧，與因應當代社會最新需要面對之課題而規劃的研究與實踐型院校。

就佛教教學面而言，自聖嚴法師創立中華佛研所以來，已培育為數甚多的佛教學者，在大學院校擔任教學與研究的教師。而承繼中華佛研所基底的法鼓佛教學院於2007年4月成立，是國內第一所教育部學歷認可的獨立佛教研修學院，有完整的學、碩、博士高等教育班制。

就新設立的人文社會學群方面，目前已設立生命教育、社區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等四個碩士學位學程，設立目的乃為因應現代社會對於經濟與科技過度追求與發展下所產生的現代問題。人文與生命的社會關懷，原是人生活品質的關鍵與價值所在，在現今社會卻逐漸成為稀有難得之物。因此，法鼓文理學院希望能藉由四個碩士學位學程設立，從大學院校的教育中喚醒對於生命之真實價值與意義的關注。

職此，法鼓文理學院將是一所以傳承並發揚傳統佛教思想以及當代革新思維為職志的院校，而且是一所強調研究與落實於生命、社會實踐為職志的院校。

▼法鼓文理學院是一所以傳承並發揚傳統佛教思想與當代革新思維為職志的大學院校。圖為新校區綜合大樓。



## 認識DILA行政單位

### 國際事務組 拓展師生國際視野

◎鄧偉仁（國際事務組組長）

「國際化」是各大學校務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尤其佛教已是當代最重要的全球宗教，本校持續與國際交流合作，無異是佛教學系與人文社會學群發展的不二法門。在協助本校國際化規劃、加強國際視野以及各項國際業務的推展方面，國際事務組已有幾項業務推動：

一、締結姊妹校與交換生：

近50所世界知名大學與本校締結姊妹校。佛教學系每年平均2至3位交換生獲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助金。

二、訪問學者與研究生：此項目為本校國際交流特色，每年有世界各大學學者與博士生申請來校短期參訪與研究。

三、學術交流與合作：本校研究成果受國際學術重視，曾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漢堡大學印度學系、欽哲基金會、廣州中山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等有具體合作項目。

四、規劃國際化教學與研究：持續致力於本校教學與研究的國際化，規劃教師出國進修與研究等策略。

### 推廣教育中心 鬧區中的心靈學堂

◎廖本聖（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推廣教育中心座落在臺北市區德貴學苑六至十樓，環境鬧中取靜，持續將學術性與客觀性的人文與佛學知識，延伸至都會中心。

本中心課程規劃有三大系列：一、屬於非學分班的快樂生活課程、佛法教理、佛學語言與佛教應用；二、本校佛教學系隨班附讀學分班；三、由本校人文社會學群於2015年3月起開設的碩士學分專班。開設兩類學分班的目

的，為有意進入本校研究所就讀的學員提供一個先修管道。另依社會大眾需求，於例假日開設心靈講座，期望透過深入淺出的詮釋與引導，讓現代人在忙碌的社會與日常生活中能夠沉澱心靈、樂在生活、學習佛法、應用佛法，進而自在生活。

預計6月開始，將開放十樓閱覽室部分空間，做為社會大眾閱讀書報雜誌之用。開放時間為12：30~20：00。

## 104年校慶系列活動

本校八週年校慶慶祝併校更名，於4月7至17日擴大舉辦，藉著熱鬧活潑且富藝文氣息的校慶活動，開啟法鼓文理學院新頁，預見學院的成長與茁壯。

### ◎新校區揭牌儀式

時間：4月8日

9：20~10：45

地點：新校區綜合大樓、揚生館

### ◎學生社團成果展

時間：4月1~10日

9：00~16：3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圓廳

### ◎禪韻國畫師生聯展

時間：4月1~30日

9：00~16：30

地點：金山醫院二樓

### ◎趣味運動競賽

時間：4月7日

15：00~17：00

地點：行政大樓一樓

### ◎春季五分鐘書評活動

時間：4月8日

15：00~17：00

地點：行政大樓一樓階梯教室

### ◎綜合語言競賽

時間：4月8日

18：00~20：00

地點：行政大樓一樓階梯教室



# 大願館與生態博物館芻議

最近，我曾在《人生》雜誌（2015年2月）發表「法鼓文理學院大願館構想」文章，提到：為永續感恩所有參與5475「大願興學」菩薩們的功德，納入校史展示記錄，讓全校師生們可以「飲水思源」，將原規劃的「校史室」，命名為「大願館」，並且將地點改到「綜合大樓」的中心地帶，方便大眾參觀；空間也擴大為183坪，讓它可以具備校史教育、大

願興學感恩、藝文展示或戶外表演、學校紀念品展售、休憩飲茶等多功能空間，類似法鼓山既有的「開山紀念館」、「輕食區」與「行願館」結合的功能，也具備全覽校園景觀的位置特色，因為它可以向外欣賞「大願橋」（108公尺，平面弧形）的壯麗，向內體會「聚沙成塔、大願興學」菩薩心行的宏偉。

恰巧不久，臺北藝術大學為籌備校

史展，約我訪談有關該校「校史館」構想，問了如下三個問題：（一）校史館的意義？

（二）應該收藏或展示什麼？（三）如何打造不一樣的校史館？

對此諸問題，我的回應如下，提供大家參考：

（一）校史館是一所學校的傳記，敘說該校的誕生、撫育、茁壯、轉型、夢想，可以讓全校師生、校友之學習、展示、交流或聯誼的場域，也可以是社會大眾參訪、體會「學術饗宴」廚房（源流）的場域，也是校友與民眾之終身教育「充電」或「育種」的記憶庫。

（二）可以收藏或展示相關的人物、建築空間與景觀、教學與展演、社會價值、國際意義等面向之文獻、圖片、照片、影音、物件，並且搭配網頁與行動裝置之應用軟體等相關配套設施。

（三）建構全校師生、校友之精神殿堂或心靈故鄉，乃至有「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的意義，

讓大家可以參與，與校園、社區的自然與生活環境結合，產生促進學校反思與永續發展的功能。



▲ 2015年2月農曆春節期間，教職員生在法鼓山園區設攤介紹DILA辦學理念。

## 新春招生設攤 分享辦學理念

◎郭晁榮（研究發展組組員）

2015年本校首招「生命教育」、「環境與發展」、「社會企業與創新」、「社區再造」四個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新春期間，由教職員生在法鼓山園區設立展覽攤位，讓社會大眾了解本校辦學特色，在於培育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博學雅健的教育理念，培育現前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心智、生命、社區、社會、環境」專業人才。

展覽活動透過填寫問卷、臉書按讚送結緣福袋、教師現場演講等，每天約有二百多位民眾前往詢問，反應熱烈。此外，本次活動邀請社區、環境、佛教學領域的教師舉辦現場演講，並接受民眾提問互動，藉此公共空間論壇的方式，與大眾分享並討論日常生活所需的專業知識，進一步能認同人文社會學群的課程，參與未來發展。

專案介紹 ◎蘇南望傑（語言與翻譯中心助理研究員）

## 藏傳佛典漢譯計畫穩健前進

本校「藏傳佛典漢譯與人才培育計畫」，自2014年3月與欽哲基金會簽約合作迄今，已執行屆滿一年。回顧一年來的工作有三大重點：1、建立佛典漢譯準則；2、實際翻譯工作；3、培育翻譯人才。

歷史上的鳩摩羅什、玄奘等翻譯大德，透過完備的譯場組織，建立主譯、證義、筆受等模式，為漢譯佛典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本計畫一開始，為了使參與計畫的不同譯者，進行翻譯工作時能有所依據，於2014年4月

底召開「翻譯準則諮詢會」，整理歸納專家學者的寶貴建議，最後以惠敏校長所提出「藏傳佛典漢譯及人才培育計畫執行方針」為基本精神，參考並諮詢與會專家學者的意見，訂定出「藏傳佛典漢譯計畫翻譯準則」。

為使譯作更精準地符合原著，於校內進行二十多次「藏傳佛典漢譯計畫例會」，並開放學生參與，同步增強學生的翻譯實務經驗。會中分段提出譯作討論，由與會者各以其研究專長，為譯作釋疑解難。現階段已完成「《大

乘莊嚴經論·安慧釋》譯注與考察」部分內容，並通過外審。另外，委由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蕭金松教授所成立的「般若工作坊」，翻譯獅子賢《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輔仁大學許明銀教授著手翻譯《丹珠爾》所收錄之阿底峽著作。

計畫就《大正藏》未收錄之《藏文大藏經》經論數量、張數、字數三方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顯宗《甘珠爾》及《丹珠爾》尚未翻譯成中文的經論，各有112與653部，字數超過三千萬字以上。由此可知，「佛典漢譯」與「人才培育」息息相關，培育人才乃是翻譯工作順利完成與掌握何時完成之關鍵。本校為此特別開設漢藏翻譯課程，加強學生語文與教義之研修。

本計畫是一個跨宗派，承續過去譯經師意志的劃時代工程，透過學校機制培育人才，更是將譯經事業與研究永續傳承，紹隆佛種、續佛慧命的重要工作。歡迎學界專家與青年學子共同加入。

## 大陸學僧分享

◎釋頓普（深圳弘法寺佛學院學僧）

## 弘法寺 中國佛教聯外紐帶

編按：建於1985年的弘法寺，被國家寄予弘揚中國佛教文化的厚望。來自該寺佛學院的學僧頓普法師，2014年9月起，在本校參學研修一學期，向同學們介紹自己的常住寺院。

新興的弘法寺地處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深圳，毗鄰港、澳，面向東南亞，獲國家領導人與趙樸初居士寄予厚望，期望建設弘法寺為「中國佛教文化寺院」，體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視窗，做為聯繫海外佛教界的紐帶。

弘法寺是1949年中國建國後，國內興建的首座寺院，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1985年7月1日，弘法寺破土動工，高僧本煥長老親率眾弟子，為奠基儀式灑淨說法。1990年，經深圳市人民

政府批准，弘法寺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對公眾開放。

弘法近九十餘載的本煥長老和衣鉢真傳印順大和尚，親率僧團勵精圖治，努力踐行「以道風建設為中心，慈善、文化為兩翼，打造人文佛教平臺」宗旨。以現代理念管理寺院，旨在教育僧才、樹立形象；以文化弘法利生，旨在正信正教、淨化人心；用慈善福利社會，意在慰藉心靈、回饋眾生；用科學人文打造道場，愛國愛教。從此成為中國乃至深圳地區香火最為鼎盛、規

模影響最大的佛教寺廟。

弘法寺又一特點就是開山方丈本煥長老被譽為「佛門泰斗」，同時也是中國佛教協會諮議委員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而他的衣鉢傳人印順大和尚，不單單是弘法寺方丈，也擔任海南三亞南山寺、尼泊爾中華寺等寺院方丈。2009年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所寺院同時有兩位中國佛教界的代表，於大陸佛教界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當你來到弘法寺，會看到規模宏偉、佛像莊嚴，殿堂斗拱飛簷，層疊交錯有致，藍天、白雲、綠樹、黃瓦相互輝映；寺內晨鐘暮鼓、梵音彌繞、泉水叮咚、鳥語花香、清新和諧……。在這裡你會忘卻繁華都市的喧鬧，心誠心靜心順，無限舒暢、流連忘返。

▼ 依梧桐山而建的弘法寺，寺址所在地被譽為「深圳綠色心」。





## 國際研修見聞

◎釋長觀（碩士班四年級）

## 敦煌寫本研討會上

## 以文會友

2014年12月，到四川峨眉大佛禪院參加「佛學與東亞宗教國際研修班」，與八十位中外博、碩士生共聚一堂，聆聽來自美國普林斯頓、英國牛津、劍橋等國際頂尖學府教授們，以中英雙語介紹研究成果，得以一窺前輩的研究方法與思維模式。教授們的無私傳授，在在令人想起「金針度人」一詞。

研修活動涵蓋課程、青年學者論壇與學術研討會，緊湊又充實。我的論文原預備在青年論壇中宣讀，由於內容與「佛教與東亞宗教寫本國際研討會」主題相符，探討敦煌寫本之影響，主辦單位安排轉到研討會發表。研討會上彼此互有切磋琢磨之處，甚至有同學提供我久尋未獲的研究素材，提醒我「獨學無友，則孤

陋寡聞」，真是此行一大收穫！

抵達峨眉山佛禪院的第一天，歡迎會後緊接著上第一堂課，迄晚上九點半才下課；接下來的每天課程，從早上八點半開始，直到晚上十點鐘，如此「精實」的課程表，可說是「生平僅見」。當時的室外氣溫平均約攝氏五、六度，若沒有過人體力，實在難以招架。

惜別宴上，主辦人陳金華教授特別說明為何如此安排課程：「目的是要訓練學生紀律與堅忍意志力，期望學生對學術存有熱情，而不是當作謀職的跳板。」大部分時間，陳老師都在現場與學員一起聽課，他說當年留學時的每日課表也是這麼緊湊，他過了好幾年這樣的日子，我們這次只過十天。陳老師盛讚學員們的

參與度及自我管理，其實，古人說：「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大家應該也是被他對學術的熱情所感動吧。

此活動每年舉辦，極力推薦同

學們報名參加，拓展國際視野，砥礪學業，與優秀人才交流。（如果可以帶著你的論文去「華山論劍」、「以文會友」，更好！）此次參加學員的素質與功

力，從課後踴躍提問的情況可見一斑。這些年輕學人中，許多人來過或即將到臺灣乃至法鼓山參學，對臺灣與佛教都有很好的印象。



▲寫本研究研討會上，長觀法師（右三）與青年學人互相切磋琢磨。

## 大陸學僧短期研修心得

## 法鼓山參學有感

◎釋曙淨（深圳弘法寺佛學院學僧）

「大陸佛學院學僧短期研修招生！」第一次聽聞法鼓文理學院開放參學的機會，內心一陣欣喜，但很快就平復了。由我發心照顧的弘法寺首座白雲長老，健康狀況已是每況愈下（已於2014年11月27日圓寂），再者，佛學院同學人數眾多，可能輪到我嗎？但，求學因緣具足，最終還是如願成行了。

在文理學院參學四個多月，我對法鼓山上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和濃濃的求知欲。法鼓山建築體依山勢而築，層次分明，與原生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建築眾多但不相干擾，樸素簡潔，清幽寧靜，內斂開闊，將整個道場營造為教育、修行、文化合而為一的環境，處處表現出外緣與內修的互助之美。真是翠竹之中有佛樂，花開之中覺禪機，茶香之中悟佛心！

我在佛教學系碩士班以研修漢傳佛教課程為主，課堂上以學生報告的方式進行，互動又自主的上課方式，頗能促進自學的能力，激發主動學習。經過一學期的訓練，確實讓我的口語和學問都大有進步。

此外，還有幸參與一年一度大悲心水陸法會。法鼓山水陸法會最特別之處，在於以電腦繪製送聖內容與數位牌位，除去了所有燒化。此項創舉帶給我莫大啟示：佛教也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學習更多科學文化知識，運用科技弘法利生。

學院的校訓「悲智和敬」，也定當指導和影響我的禪修生涯。希望更多人都能從佛法的智慧中，點燃自己內在的覺醒之燈。



▲2015年1月底，曙淨法師（左一）、頓普法師（左二）向校長惠敏法師（右一）、佛教學系主任果暉法師（右二）告假，結束將近五個月的參學研修生活。

【訪問學者分享】◎李璐（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 體驗解行並進的法鼓學風

有機會來到法鼓文理學院學習，是我此生最殊勝的因緣！從酷熱的夏天，到濕冷的冬天，半年的學習時間，始終有如溫暖的春天。寬容慈愛的老師、熱情勤奮的同學、樸實善良的義工，在法鼓山上的每一天，所見到的每個人，都讓我深受感動。即使身在異鄉，也如同在家中一般自在。這裡是大愛的所在，亦是學習佛法的樂園。

法鼓文理學院的佛學研究以漢傳佛教為本，同時注重梵、巴、藏文的研習，以禪修實踐為日常

功課。我在學院投入梵文、日文學習，也是深受此處學風的影響，更有感於自己過往學習中的不足，而希望能拓展視野，實現與師友共同進步的心願。

我所感受到的法鼓精神，是通過淨化人心，達到淨化社會、改善環境，以實現人生和諧、社會和樂、世界和平的人間淨土理想。法鼓山是佛子心中的清淨道場，也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世外桃源。

有幸在法鼓山上生活半年，並切實體驗了中華禪法鼓宗的魅

力，使我對傳統佛教有了進一步了解。從前我只是在書齋中做形而上的思考，如今親身感受到佛教道場的莊嚴、佛陀智慧的偉大、佛法救世的功效。我們做研究，就應做利益社會人類的研究。

感謝半年來予我以多方面照顧的老師、同學和義工菩薩。我希望帶著這份沉甸甸的情誼，和師友一起，共同致力於佛學研究的發展與法鼓精神的傳播。祝大家法喜充滿。我們友誼長存，來日方長。

## 全國大專議事研習營心得

## 願做學生與學校的橋樑

◎湯佳茵（學生會長、學士班二年級）

2014年底，除了對新的一年引頸期待，我也迎來了一項從未承擔過的重責大任——學生會長一職。就讀佛教學系的這一年半，開啟我對於學生自治團體的認識。

從各式各樣的全校性活動，到大大小小的會議與決策，學生會負有舉辦或代表全校學生參與的責任。對我來說，成為學生會的一員，很單純地只是想讓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減少不必要的

衝突與誤會。當雙方的需求不再只是兩條平行線，才能真正地達成共識，一起進步、一起成長。

放寒假前不久，學務處轉寄「聖約翰科技大學全國大專校院議事員研習營」訊息。參加過此營隊的學長們對於會議程序與主題，往往能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我也很想成為一位思路清晰、目標明確的人，便與學生議會幹部報名參加營隊，做為自己未來一年的前行。

雖然營隊只有短短五天四夜，但我們不僅了解構成一個完整會議的要素，還學到複雜的六種動議、認識來自各大學自治團體幹部、交了许多朋友，對於目前臺灣的大學學生自治團體有更多的了解。我最敬佩的是，他們能看到校園中需要改善的硬體或規約，為學生爭取更好的學習環境。同樣年紀的人，對於公共事務，不僅有自己的主見，也能廣納他人想法，帶領團隊向學校溝通，積極為他人服務的熱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也希望本校同學們多多參與學校事務，表達自己的意見。我會盡我所能做好學生會會務。



# 4 Confession of a Scientist-wannabe

by Liyi Ya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e able to do my master's degree in Buddhist Studies, here in the resourceful DILA. My father could openly attest to this, I am certain. Doing a master's degree in Buddhist Studies is not something he had in mind for me.

As a Chinese-school-leaver from Klang, Malaysia, and an undergraduate of Life Sciences in Biomed and Molecular Cell Biology of NU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 am always driven by the quest for fact.

Upon graduation, I sought console in field of cancer research, by chance,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I was struck and convinced by the idea that medication and surgery is never a solution, if it does, there will be less doctors and less bills on health insurance. But, what is the root? I began to question and I began to look into i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hat does a person's lifestyle, which defined as an accumulation of habitual patterns, has to say in this entanglement of "dis-ease"? Why are pessimists less viable than optimists? How does our mind affect our body? However, these are not wild cards, I am sure they aren't new questions.

My quests led me to Taiwan.

For three good years, I lived among courageous souls in an NPO, where I observed people combining the effort of physical remedies and mental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cancer.

The moment I knew that I've got into DILA, I broke into tears. It feels like a long journey of trying to listen to myself, and being convinced to pursue it.

For the past five months since

school started, every moment is a "coming-back". I love the sensible curriculum that is structured on languages, digital tools and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There are lectures that challenge our norms and views on Buddhism, and new ideas are pouring in from invited talks on psych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anthropology, philology, and the art of literature. I embrace the meditation and

prayer sessions to heart, as well as the animated interaction with my fellow classmates (an interesting combination of 11 monastics and 5 lay-persons)!

How does the mind and body connect and function? Are my answers lying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lines of a sūtra? I don't know the answer, and therefore, the journey of quest continues at its own pace, here I am in DILA.



▲ My quest continues at its own pace. Walking meditation during a 5-day retreat with schoolmates.

## Right on the border

by Chris Rowe

I decided to study at DILA partly because of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with Dharma Drum Mountain. In 2011, I participated in Dharma Drum's Awakening Camp (自覺營), and later participated in multiple Chan retreats. Dharma Drum offers training in languages (Sanskrit, Japanese, Chinese, etc.) and systems of philosophy (Yogācāra, Abhidharma, Tiantai, etc.) relevant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but also training in Buddhist practice. More standard programs still operat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our personal lives and our research can and ought to remain separate. I wanted to continue studying Chinese Buddhism after college, and these considerations led me to consider DILA's hybrid form of education.

In a way, Dharma Drum seems to offer a "middle way", since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procedure of ordaining under a learned and accomplished spiritual teacher has all but vanished, while in the university model Buddhism is often deconstructed until there is no room left for practice. As with all hybrids,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a synergy to occur that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and also the risk that accommodating multiple priorities will hinder focus and expertise. If DILA took a mor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religious training, closely monitoring student's progress in meditation, something that is "subjective" from an academic point of view, the secular authorities may not be pleased, and modern students could be overwhelmed. On the other hand, a policy of enforcing strictly "objective" academic practices would mean ignoring the disciplines and experiences that have always been integral to Buddhist learning, and may discourage Buddhist monastics who are already engaged in religious practice. It's a delicate balance.

In college, I spent one semester living in the Mendocino National Forest through an Environmental Studies program. We learned that organisms thrive best on the borders of ecosystems. This fact of the natural world also seems to fit more complex living things, like traditions. Where there i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ways of viewing or being in the world, what is essential is revealed. So, in the end,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religious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s, or modern and traditional priorities,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reflection, and innovation. I'm grateful to be living and studying at DILA, right on the border between religious and academic, modern and traditional,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 Discussing a presentation on Buddhist Hermeneutics with fellow classmates.



## Reflections on my stay at DDM

by Andrew Wormald, visiting Ph.D. student, University of Bristol

I wanted to visit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now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this year in order to put the finishing touches to my Ph.D. dissertation and am very happy that I decided to do so. I spent my time at the college reading articles related to meditation practice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Republican-Era Buddhist Periodical Literature (MFQ), working on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arly Republican-era monk Ven. Yuanying, and preparing a final draft of my Ph.D. dissertation. The MFQ collection is a great resource for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 was very interested to read discussions from that time regarding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to see how such practices were presented to a general reading public within the pages of these newly emerging journals. The transcriptions of talks on meditation practice, announcements regarding meditation retreats, reports on completed retreats and advertisements for books on the subject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changing in the process the pathways by which it was possible for people to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such practices.

I also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network of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journals and it is, of course, always rewarding to discover new information that brings to life the individuals I discuss in my dissertation. As for Ven. Yuanying, I had always appreciated that he wa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but now, after reading through his works, I have a much better picture of his life and teachings;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share these findings in my dissertation.

### Buddhist Modernity in DDM

As for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itself, I was quite fascinated to see the ways in which those very aspects of Buddhist Modernity which form the background of my research are enacted at the college on a daily basis.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the mental health benefits of meditation practice, the modern enactment of ritual activities, and even the very notion of a Buddhist College itself are all contemporary examples of the very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that I examine in

my dissertation. The college is, moreover,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nastery in which it stands and I ha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ee how Dharma Drum presents the Buddhist teachings to a contemporary audience of both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tioners; I had the chance to speak with visitors from places such as Hong Kong, Canada and Turkey, all of whom appeared to have travelled to Taiwan with the sole purpose of visiting Dharma Drum Mountain. In addition to the people I met I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participate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annual rituals such as the Dharma Ceremony of Water and Land, the New Year bell ringing ceremony,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All of which helped to b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events I read about in my historical studies.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say how very grateful I am to all of the staff, students, monastics and volunteers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who welcomed me into such a wonderful environment and contributed, both knowingly and unknowingly, to the completion of my work.